

筆記小說大觀

集

中興御侮錄
襄陽守城錄

宋無名氏撰
宋趙萬年撰

進步書
局校印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學校適用各種習字帖

趙文敏集字帖	趙文敏福神觀記	趙文敏充國頌	趙文敏觀音殿記	趙文敏壽春堂記	黃山谷幽蘭賦	蘇東坡醉翁亭記	王居士鐫塔銘	柳公權玄秘塔	褚遂良公孫傳贊	歐陽詢皇甫君碑	歐陽詢九成宮	顏真卿雙鶴銘	顏真卿遊虎邱寺詩	新式書法舉隅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一本
四角	一角六分	六角	一角二分	一角六分	六角	八角	四角	一角	六角	一角	一角	一角二分	六角	一角五分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宋無名氏撰

中興御侮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興禦侮錄提要

凡二卷不著撰人名氏與宋史藝文志所載謂是書一卷者異疑後人任意分析耳書中於朝廷裡祀拜罷諸大事間述一二而金海陵南侵暨孝宗初年張浚出兵始末載之綦詳乾道和議成後遂不復具載其間傳聞失實容或不免而前後系日編次俾後之覽者瞭如指掌不可謂非一代紀載之林也

中興禦侮錄卷上

宋 無名氏撰

女真部落初三種曰生女真熟女真黃頭女真金國即生女真之所出肅慎氏之遺種也居籍大遼之東北族帳最為強盛其酋有楊剗太師者驍勇雄毅善御其下為諸部所推數與黃頭熟女真爭長相攻卒服屬之因其衆稍侵畧旁近諸小國而蠶食焉雖臣屬契丹二百餘年頗叛附不常後天祚浸失道遂絕朝貢誘納叛亡潛圖異志終其世未有以發之楊剗死子阿骨打立用其弟吳乞買姪粘罕兀朮輩謀與師叛之數月之間攻陷城邑數十遼人師屢戰奔敗天祚度不能禦遂割遼東諸郡與之以議和遣使冊命為東懷國皇帝永為兄弟阿骨打發冊怒曰東懷者乃書稱小邦懷德之義是薄我耳杖其使遣之歸遂自立為大金國大聖皇帝建元天輔時本朝政和八年契丹亦天慶八年也始金國起事之初遣使航海與本朝議夾攻約併有遼國後以五代所陷沒燕薊舊地盡還中國既得志則背其約朝廷遣使屢請復言欲得舊與契丹歲賂銀絹數外別取燕城地歲出租稅百萬緡然後與地仍預借兩歲歲宗不得已悉從其請所有燕中戶口職官儲蓄等盡席卷而東朝廷勞師

累年捐金繒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地而已。初童貫出師。與之夾攻也。金人先已得遼地十八九所未下者。燕京數城耳。貫不能取。復藉其力始克。於是遂貽彼笑。故使粘罕輩有輕視朝廷南窺中原之意矣。阿骨打立六年卒。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為天會元年。雖謀欲南犯。而猶豫未發。既得吾叛臣劉彥宗。及契丹叛臣耶律余覲。遂與之謀。二人者。力勸圖南朝。仍不必以衆。因糧就兵可也。宣和七年。時金國天會三年果率衆南犯。燕山統帥郭藥師。首以城叛降。遂以連兵入寇。時朝廷久安承平。民不知戰。一旦倉卒變起。列城無與抗者。故使虜衆得以長驅中原。攻陷京闕。既邀二帝出疆。遂立宰臣張邦昌為偽楚。以主中國地。然後完師過國。繼聞建炎皇帝。自河北建師入嗣大統。移蹕維揚。復舉衆來寇。江浙荆淮。尤被毒螫。然虜勢雖浸猖獗。而我亦屢敗其師。粘罕因拊髀歎曰。使南宋靖康間有此兵力。我安得至此耶。會郭藥師有異圖。粘罕因立劉豫為偽齊。主河南地。遂領兵北歸。骨打之孫亶立。初阿骨打開國時。與弟吳乞買約。凡弟子孫。互相傳受。阿骨打死。吳乞買既得立。及吳乞買死。阿骨打無子。故復立其孫者。以遵先約也。仍舊稱天會。越三載始改天眷。撻辣既得專兵柄。再率衆南犯。始攻蜀。喪師於吳玠。乃折箭誓曰。天命所在。未可圖也。於是獻和親之計於亶。亶亦厭兵禍。遽從其議。時劉豫初廢。河南不順。遂以其地復

歸於我。兀朮謂捷辣縱敵生患。陰有異志。矯詔殺之。復舉兵以陷河南地。洎順昌之役。為劉錡所敗。時暑雨暴注。兀朮之帳一夕三徙。懸釜而炊。士卒疲不能軍。狼狽駭走。由是兀朮大慟而歸。知未易圖也。又萌古韃靼等國。宿讐未除。恐其中有起而謀之者。故以重兵壓境。因吾回使莫將韓恕通好約和。太上皇帝以頻年暴師。亦務休息。秦檜力主和議。遂從而許之。時紹興十一年。虜之皇統二年也。亶立十四年。弟亮弒亶。廢為東昏王以代立。改皇統九年為天惠元年。亮梁宋國王阿里勃之子也。勃靖康初同粘罕陷京城。稱二太子者是也。狀貌魁梧。方口牛目。耳垂肩。鬚過腹。涉史傳。便習弓馬。性貪虐淫侈。篡位之初。東昏時功臣懿戚及所忌者。屠滅無遺。又置炮烙剝剔之刑。以威其下。國人怨之。所任信者。皆吾之叛臣。如施宜生。馮長寧。張中孚。中彥等。列置臺省。倚為心腹。而李成。酈瓊。孟斌。孔彥舟之徒。各主兵務。任為牙爪。與之謀為南牧計者。未嘗一日忘也。宜生尤為亮所倚信。用以為相。力陳南侵計。且勸亮都汴。左右或陳不可狀。亮曰。使吾為中原天子足矣。何為不可。遂下詔遷都。有咨爾萬方。當懷一統之語。蓋恥為夷狄。欲紹中國之正統耳。時紹興三十一年。虜之正隆六年也。亮以是年六月入汴。方升殿受賀。忽暴風雨雹。殿瓦震動。宣德門鴟吻忽墜。亮心惡之。識者

知其必敗。先是夏五月。遣龍虎衛上將軍殿前都提點高景山。通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王全。來賀生辰。因以欽宗訃音聞。乃請割江水以北。漢水以東之地。又邀求宰臣湯思退。陳康伯。知樞王綸。殿帥楊存中。知閣鄭藻等。出疆議事。冀吾不允。以開兵端。上不許。二使所請不獲。陸辭。語甚不遜。上大怒。馬軍帥成閔。廷叱其無禮。請殺之。太傅楊存中。止閔曰。吾黨欲忠義報國。當為朝廷宣力疆陲。今徒殺此曹。何益。閔奏乞出治兵。願以死雪國恥。上頗謂侍臣曰。二十年來。卑辭厚禮。罔敢不至者。為吾生靈堅守盟好耳。今其君臣不道。相與謀人之國。不顧巢穴。忘命深入。以我為易與。我豈不能以百萬之衆。仗義而較曲直哉。左右咸贊其說。秋七月。遣同知樞密周麟之。知閣門事張掄。往賀遷都。因令覘其動息。麟之辭不行。請權許割地方可往。貶筠州以樞密都承旨徐嘉代行。及境。亮不納。遣中議大夫翰林侍講韓汝嘉。賁金牌至。傳偽旨云。昨令景山全傳旨。召數大臣等。有所宣諭。今卿等雖來。即非所召者。可使回去。速令元所指定人。同來稱賀。仍須限九月初定到闕。上以虜盟既變。決意用兵。始召邊臣。增飭守備。分遣禁旅。屯據要害。命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都統劉錡。進屯淮陰。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都統王權。進屯合肥。寧國軍節度使池州都統李顯忠。進

屯安豐。竄遠軍節度使江州都統戚方。進屯固始。安慶軍節度使鄂州都統田師中。進

屯口口軍。

尋以吳拱代之。

承宣使荆南府都統李道。進屯口口。華容節度使金房州都統王彥

進屯漢陰。天平軍節度使利州統都姚仲。進屯大散關。各率本部軍馬。嚴兵以待之。除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判興州吳璘。為四川宣撫使。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都統劉琦。

為浙西淮南江東西路制置使。慶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為京西湖

北路制置使。分護諸將。亮既不獲所請。憤然謂其下曰。我謀南伐已久。但未有其端。今

出師有名矣。盡簽河南北女真渤海大漢奚契丹兵。號二百萬。駐京洛間。命大懷忠為

都督以統之。將行。召諸將與折三箭為誓。初折一箭曰。朕此行若不下江南。誓與卿等

不返國。次折一箭曰。金王子女。悉為將士賞。不用命者殺無赦。次又折一箭曰。大議已

定。敢諫者死。亮一日酒罷。母啟曰。江南自和之後。執禮不缺。一旦無故興師。徒使生靈

坐受塗炭。亮謂沮師犯令。殺以徇。九月。遂率眾分道南寇。一軍攻淮甸。大懷忠統之一

軍攻襄漢。劉萼統之一軍攻川陝。張中彥統之。別起一軍。係簽發山東水手諸國兵。浮

海攻浙右。蘇保衡統之。亮自將女真親屯壽春。九月十八日。首以萬騎寇蜀。吳璘出兵

距戰。對壘於寶雞河。夜遣驍將彭青刼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二千人。二十三日。盱眙軍

小校夏俊。結衆數百。號義兵。襲破泗州。僞知州安撫使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宵遁。俊保西城。東城未下。俊夜遣人誘其降。明日。官吏軍民相率以迎。海州軍士魏勝殺其守將。亦舉城來歸。俊補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就知泗州。勝補修武郎。閤門祗候。就知海州。十月初六日。御史中丞汪澈充京西湖北宣諭使。四川宣撫吳玠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出隴右。江淮制置使劉錡兼淮北京畿東河北東路招討使。出睢陽。京湖制置成閼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出南陽。督諸道兵三路進討。軍前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等道官吏軍民等。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不祐。得道多助。仗大義者。衆必歸。敢據一切之誠。用諭萬邦之聽。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方啟昇平之運。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秋。蠢茲女真之微。首覆契丹之祀。怙其新造。聞我不虞。妖氛既陷於神都。虐政殆彌於屬縣。兩宮北狩。迄罹胡地之煙塵。大駕南巡。未正漢宮之日月。凡居率土。誼不戴天。主上紹聞中興。宏濟大業。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卧薪嘗膽之是圖。寧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人命至重。佳兵不祥。靡辭屈己以事讐。姑欲安民而和衆。豈謂冥頑之虜。狃於篡逆之資。以至不仁。行大無道。驅我中原之老穉。翦為異類之囚俘。仍輕棄於穴巢。

軌坐張於畿甸。自謂富強之莫敵。公然反覆以見欺。指麾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
淮漢之壤。九州四海。聞之怒髮以衝冠。百將三軍。孰不舉旗而抵掌。幕府濫膺齊鉞。
盡護戎旃。當陝右以啟行。嘗展魚龍之効。沿順昌而出成。復殲蛇豕之羣。冀憑宗社
之威靈。一洗穹廬之穢孽。待時而動。歷歲於茲。天亡此胡。使悉身而送死。人自為戰。
不與賊以俱生。帝尊一臨。士氣百倍。吳少保下蜀川之甲。劉相公興京口之師。李四
廂虎視於青徐。王太尉鷹揚於毫壽。馬師搗穀函之險。步軍衝伊洛之郊。前無堅鋒。
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為鉅宋之
懽鄰。玉帛交馳。尚憶百年之信誓。封疆迴隔。頓疎兩地之音郵。願惇繼好之規。共作
侮亡之舉。至於秦晉奇士。燕趙雋才。抱節義之良謀。志功名之嘉會。為劉氏左袒飽
聞思漢之忠。後漢王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抗旌雲合。投袂風從。或據城以迎降。或聚
徒而特起。乘吾破竹之勢。立爾前茅之勳。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
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祖宗之德化。毋忘舊主。重建丕基。檄到如章。書不
盡意。又朝廷降黃詔諭。金虜無厭。背盟失信。今率精兵百萬。恭行天討。仰中原官吏
軍民等。能以一路通者。與一路安撫使。以一州歸者。與一州。以一縣歸者。與一縣。所

得城邑除爵賞外。凡府庫所有。盡以給賞。朝廷所留。唯器甲文書而已。內有願別立功効之人。不次擢用。令軍行杖毫不犯。事平後。免租稅十年。一應虜人暴斂。及強奪良人室女為奴婢者。當為放還。深酷之刑。如剝皮族滅。油煎鋸解。鉤脊之類。一切除之。武翼郎知均州武鉅。築山水寨。結土豪起義軍。自為攻守計。不藉朝廷軍需。芻粟等。招降到偽巡檢杜海。督朝潤二萬人。鞍馬器械亦如之。擢果州團練使。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馬。十九日。孟昭以順昌降。擢忠州團練使。就知順昌府。奚契丹以衆二十來邊。封賞各有差。二十四日。賊陷信陽軍。二十五日。吳璘將劉海克秦州。擒偽安撫高同知。明威將軍乞永闌。奉信校尉室登。劉天使。大郎君。二郎君等。俘馘萬計。獲戰馬。兵甲器械。莫知其數。二十六日。賊陷光州。二十七日。虜突騎數千犯光軍。守將張起迎戰於上水門北關。敗之。明日再戰。陷之。吳璘將曹沐克兆州。執偽同知昭武大將軍。與屯蟬只等。張彥忠克蘭州。禽偽刺史安遠。大將軍溫都烏烏等。殺之。彭清。張惠容克隴州。與賊戰。偽知州盧奉國。同知劉昭武。竄登涼樓。清等縱火焚之。盡燒其儲積。偽都統合喜勃謹。張金紫。會陝西諸路兵數萬。據方山原。清等乘勝攻之。賊敗棄原走。劉錡軍前探報。金人大發戰艦。蒲臺閣。將謀入海南。冠以宣州觀察。

使李寶為浙西副總管。提領明越諸州海船。率水軍七千。往海州屯駐。據其要津。鄂州都統田師中。以醴泉觀使奉朝請罷。除潭州觀察使吳拱代之。淮南襄漢。盡行清墊。十九日。祀明堂。十月一日。下詔親征。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豈勝坏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汚於羶腥。銜恨無窮。待時而動。未免屈伸而事小。庶幾繼好以息民。屬戎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兇。流毒遍於華夷。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為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為可侮。曩因賀使。公肆慢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尚飾其姦詐。嘯厥醜類。驅吾善良。妖氛浸汨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蜀道。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懷柔。負爾萬邦。於茲三紀。撫心自悼。流涕何從。方將躬縞素以啟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馭軍之制。考澶淵克敵之規。詔旨一頒。驩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當成肥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小大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永肩恢復之圖。播告邇遐。明體朕意。初三日。亮親行營壘。督諸軍戰。衆數十萬。壁淮岸。連營三百里。與官軍對拒。初四日。攻安豐。陷之。分兵四掠。李顯忠將孔福迎拒于正陽。遇虜

萬戶郭副留韓將軍。甲士二千。戰於大人洲。敗之。賊復召生兵數千。整陣再鼓。官軍乘勝搏之。虜三戰皆敗。掩殺入淮。死傷畧盡。初五日。成閔將張喜克復信陽軍。初六日。虜兵數千。係簽山東十三州人。用火車載鵝車。天橋雲梯。及砲架於渡船。將攻海州。去城二十里寨於新橋。李寶潛軍由他道出其背掩擊。沒死於新河者十四五旗。鼓攻具坐獲之。初七日。吳拱將郝敦書將游擊兵次湖陽。遇賊鐵騎千餘。步軍七百。迎戰於真陂。敗之。武鉅將荀琛將民兵進攻鄧州。遇賊攻於宜男村。敗。初九日。賊潛遣舟師夜攻劉錡淮陰營。錡將吳超伏弓弩射退。同時又犯清河口。王剛敗之。黎明虜騎數千直臨大黑口。吳超李橫多布剋敵弓。沿流迎遏。虜別選精騎萬餘乘戰舸。從十八里河入。與錡決戰。自卯至酉。殺傷相當。賊遂退。艤北岸。錡潛渡銳卒。出其不意。往襲之。掩殺入淮死者不可勝計。盡獲糧船軍須等。初十日。結筏渡淮。攻濠州。陷之。王權以賊勢初銳。彼衆我寡。未可與爭鋒。退屯廬州。時劉錡方守淮東。俾權屯肥水。以遏淮西之衝。權既失利退師。錡亟遣姪汜將步騎五千援之。別令死士千人往斷浮橋。至皆陷於賊。汜單騎馳還。遂陷廬州。權退屯和州。留步將姚興拒之。十一月。與賊戰於定林。斬首數千級。擒其千戶鵬。殺虎賊。益兵攻之。興提孤軍無援。戰鬪數

十合。士馬饑疲。既與權相失。亦復引而南。且行且戰。賊遣騎語興使降。興不從。遂戰死。十三日。賊攻和州。權將戴皋勒兵迎距。賊圍之數重。權令任旺等應援。虜遣游兵遮絕之。旺率麾下奮擊而前。殺數百人。救皋出。賊衆稍卻。皋旺併兵追擊於尉子橋。敗之。遂解和州圍。十七日。賊復益兵攻和州。陷之。權退保采石。棄軍須兵仗。不可勝計。軍民爭舟。溺死於江者十四五。權編管瓊州。以兵屬李顯忠。劉汜編管英州。賊衆二十餘萬。既陷淮西數郡。遂分兵掠地。十九日。陷真州。直趨揚州。劉錡中軍統制邵宏淵將游擊兵數千。過揚子橋。與之夾水陳。雨矢交下。晝夜相持三日。故賊不得東。時錡全軍在山陽。與賊對壘。而揚州無守備。微宏淵。則陷於賊。錡腹背受敵。進退失據矣。二十一日。錡棄楚州。陷之。還屯揚州。二十二日。賊攻揚州。陷之。錡敗績。退保瓜洲渡。二十三日。降詔。朕德不足以懷遠人。致金人復叛。盟好。勞我將士。蒙犯矢石。朝夕念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自今月二十四日。當避正殿。減常膳。以樞密院葉義問除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朱夏卿。參贊軍事。戶部侍郎汪應辰。充浙東沿江制置使。兵部侍郎陳俊卿。除浙江沿江制置使。各措海船。戶部侍郎劉岑。充浙西淮南江東四路發運使。督水陸漕運。以餉諸軍。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召知建康府。

事。廿六日。虜高萬戶。率騎八十。來犯瓜洲。錡時病嘔血。遂肩輿力疾。督戰於皂角林。前鋒將耿錡先登陷圍。下馬死。鬪二十餘合。破之。賊益生兵。張左右翼掩襲於後。錡遣中軍游奕統制邵宏淵。併力禦之。血戰自卯至申。賊敗引去。橫屍二十餘里。侍從臺諫疏乞親征。詔步軍帥李捧。除御營前軍都統。率本部兵駐江口。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除御營宿衛使。卜廿九日車駕進發。右僕射朱倬。楊存中固諫止曰。賊狙於新勝。其鋒方銳。來與未宜輕動。萬一王師小跌。或致驚擾。為害非細。不若且令諸將併力禦之。賊之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以剴其鋒。俟其沮解。一鼓乘之。可以得志。侍從臺諫皆謂不然。昔澶淵之役。真宗親幸軍前。契丹之師不戰自潰。紹興之初。趙鼎張浚力勸親征。敵遂退走。今乘興宜速啟行。以振士氣。賊聞必少卻。乘我士氣破之。必矣。存中曰。澶淵偶斃其統軍。敵遂引退。豈可因昔時之幸勝。保今日之成功。上猶豫未決。存中乞躬往江上。覘事勢。與諸將合議以聞。上許之。十一月五日。存中抵鎮江。劉錡夜潛謁議事。令李橫守瓜洲。賊覘錡渡江。輕兵來襲瓜洲。橫自為先鋒擊敗。進兵追之。遇伏。身被數鎗。幾不免。遂奮擊冒圍以出。還保瓜洲。初六日。賊攻宣化渡。邵宏淵擊敗之。初七日。復攻奪瓜洲。宣化二渡甚急。錡嘔血疾篤。遂奔瓜洲。退守京